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宗座文告

APOSTOLIC LETTER
TERTIO MILLENNIO ADVENIENTE
OF HIS HOLINESS
POPE JOHN PAUL II
TO THE BISHOPS, CLERGY
AND LAITY FAITHFUL
ON PREPARATION
FOR THE JUBILEE OF THE YEAR 2000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出版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宗座文告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出版

目 錄

I · 「耶穌基督昨天、今天常是一樣」	3
II · 公元二千年的聖年	12
III · 大聖年的準備	21
IV · 當前的準備	33
壹、第一階段	34
貳、第二階段	45
第一年：耶穌基督	46
第二年：天主聖神	49
第三年：天主聖父	52
參、進入慶典	57
V · 「耶穌基督直到永遠常是一樣」	59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為準備公元二千年聖年致

全球主教、神父、執事、男女修會成員及平信徒

1. 當這新時代的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我們的思潮，自然而然地，轉向保祿宗徒的話：「當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祂的聖子降來，生於女人」（迦四4）。這時期的圓滿，恰好與天主聖言與父同體的聖子降生的奧跡，且與普世得救的奧跡，同時發生。在這段聖經裡，聖保祿宗徒強調，天主聖子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並為拯救法律之下的眾人而進入世界，俾使他們能接受天主義子義女的名分。他還加上一句：「為証實你們確實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祂自己聖子的聖神，進入我們心內喊說：阿爸，父啊！」。他的結論確實令人欣慰：「因此，

「藉著天主，你們已不再是奴隸，而是兒子，而如果是兒子，也就成了繼承人」
(迦四 6 | 7)。

聖保祿對降生奧跡的說明，包含聖三奧跡的啓示，和聖子使命在聖神的使命中的延續。天主聖子的降生成人，祂的受孕與誕生，都以派遣聖神為先決條件。因此，聖保祿的這番話，讓救贖性的降生奧跡之圓滿，大放光芒。

I、「耶穌基督昨天、今天、常是一樣」

(希十三8)

2. 路加在他的福音中，給我們傳達了一項有關耶穌誕生情況的明確敘述：「那時凱撒奧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諭，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記……於是眾人各去本城登記。若瑟因為是達味家族的人，也從加里肋亞納匝肋城，上猶大名叫白冷的達味城去，好同自己已懷孕的聘妻瑪利亞去登記。他們在那裡的時候，她分娩的日期滿了，便生了她的頭胎男兒，用襁褓裹起，放在馬槽裡，因為在客棧中，爲他們沒有地方」。(路二1，3—7)

於是，佳播天使向聖母報喜時所說的預言，應驗了。那時他向納匝肋的童貞女這樣說：「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與妳同在！」(路一28)。瑪利亞曾因這些話而感到困惑，因此，天主的使者就立刻加上：「瑪利亞，不要害怕，因為妳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看，妳將懷孕生子，並要給祂起名叫耶穌。祂將是偉大的，並將被稱爲至高者的兒子。……聖神要臨於妳，至高者的德能要庇蔭妳，因此，

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爲天主的兒子」（路一 32 | 33；35）。瑪利亞毫不猶豫地回答天使說：「看，我是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路一 38）。在人類歷史中從未有過，像那時一樣，如此需要一位受造者的同意。（註 1）

3. 若望在他福音的序言裡，用一段話掌握了整個降生奧跡的深意。他寫道：「於是聖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們中間，我們見了祂的光榮，正如父獨生子的光榮，滿溢恩寵和真理」（若一 14）。對若望而言，與聖父同體的永生聖言的降生成人，發生在耶穌的受孕與誕生。若望聖史論及聖言時說，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在這聖言內有生命，而這生命是人的光（若一 1 | 4）。關於這唯一的獨生子，來自天主的天主，保祿宗徒寫道，祂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哥一 15）。天主藉聖言創造了世界。聖言是永恆的智慧；天主的思想和本體的肖像；「祂是天主的光榮，是天主本性的真像」（希一 3）。從永遠就由天主所生，並爲天主所愛；一如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祂是天主在時間裡所造萬物的根本和原型。

事實上，時期一滿，永生聖言配備上受造物的各種條件，給兩千年前在伯利

恆所發生的事件，一項獨特的「宇宙價值」。拜聖言之賜，受造的世界，才顯出其爲「宇宙」，一個秩序井然的環宇。而且，就是這同一的聖言，藉著取得肉軀，而更新了受造的宇宙秩序。致厄弗所人書論及天主在基督內所定的計劃說：「就是依照祂的措施，當時期一滿，就使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基督元首」（弗1：9—10）。

4. 基督，世界的救主，天人之間唯一的中保，而且，普天之下沒有賜下別的名號，使我們賴以得救的（宗四12）。當我們在致厄弗所人書中，讀到：「在祂的愛子內，藉祂愛子的血，獲得了救贖，罪過的赦免。的確，天主豐厚的把這些恩寵傾注在我們身上。爲使我們藉各種智慧和明達，知道祂旨意的奧秘：是照祂在愛子內所定的計劃：就是依照祂的措施，當時期一滿，就使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於基督元首」（弗一7—10）。因此，基督，與父同體的聖子，就是揭示天主對一切萬有，特別對人類計畫的那位。在梵二大公議可資紀念的語句中，基督「直接了當地將自己完全揭示給人，並說明祂賦予人類的崇高使命」（註2）。祂以揭示聖父及其慈愛的奧秘，將這項使命指給我們。身爲無形天主的肖像，

基督是將亞當的子孫，因罪而被扭曲的天主的肖像，重新恢復過來的完人。在聖言的天主性位格所攝取的人性中，除了罪惡之外，眾人所分享的人性，已被提升到無尚的尊嚴：「因天主聖子的降生成人，在某種程度上，祂同每一個人都合在一起。祂曾用人的雙手作工，用人的頭腦思考，用人的意志行事，並用人的心腸愛人。祂既生於童貞瑪利亞，就真實的成為我們當中的一員，除了罪過以外，在一切事上，祂都與我們相似」（註3）。

5. 從天主聖子這方面來說，「成為我們中的一員」是發生在極大的謙遜之中。因此，被更顯耀的事件，與更著名的人物所困的世俗史家們，有關祂的事蹟，雖然重要，卻只能概略稍帶提過，也就不足為奇了。這種提到基督文獻中的實例，如「*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即「猶太古風錄」，是公元九三和九四年，歷史學家佛拉維若瑟夫（*Flavius Josephus*）（註4）在羅馬所編輯的著作。特別是塔七哪斯在寫於公元一一五至一二〇年間的年誌裡（*Annales of Tacitus*），報導公元六四年羅馬城的焚毀，尼祿皇帝栽贓於基督徒的事件時，史家會明確地提到基督「在提伯里執政時，被羅馬總督般雀比拉多處死」（註5）。蘇厄托尼（*Suetonius*）也一

樣，在大約公元一二年所寫的克勞迪皇帝的傳記中，告訴我們，猶太人曾被逐出羅馬，因為「在某個（稱爲）基督（Christus）的鼓動下，他們（猶太人）常掀起暴動」（註6）。這一章節通常都被解釋爲，是指耶穌基督而言，祂曾是在羅馬的猶太人中爭論的根源。比提尼亞的省長，小布里尼的見証，也是基督教快速傳播的重要證據。他在公元一一和一一三年之間，曾向特拉揚皇帝報告過，一太群人，習慣「在一個特定的日子上」集會，「在黎明之前，以對應的方式，唱讚美基督的歌曲，如同讚美天主一樣」（註7）。

然而，那些非基督徒的史學家們極少提到的重大事件，卻在新約的著作中，承受了全部的光彩。這些著作，雖然是信仰的文獻，若參照整體來看，仍不失爲可靠的歷史証據。基督，真天主真人，宇宙的主宰，也是歷史的主使者，因此祂是「阿耳法和奧默加」（默一8；二一6），「元始和終末」（默二一6）。藉著祂，聖父曾說出有關人類及其歷史的決策。致希伯來人書，以明確而有力的方式說明了此點：「天主教在古時，曾多次以各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祂藉祂的聖子對我們說了話」（希一1—2）。

6. 耶穌生自特選民族，為滿全天主向亞巴郎的許諾，並常被先知們提起。後者以天主之名，並代替天主發言。事實上，舊約的全部救恩計畫，原本就是為準備並宣講基督，宇宙的救主，和祂默西亞王國的來臨而設計的。因此，舊約經書就是天主細心教育的永久見證（註8）。在基督內，此一教育達到了它的目標：事實上，耶穌並不像先知一樣，僅以「天主之名」說話，祂就是天主自己，在取了肉軀的永生聖言內說話。我們就此碰上了基督宗教與其他宗教不同的基本論點，人類很早就表現出人尋覓天主。而基督信仰卻在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跡上，找到了出發點。這不僅是人尋找神的問題，而是天主親自降來人世，將祂自己告訴給人，並且指示給人找到祂的途徑。這就是若望福音的序言裡所宣講的：「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祂給我們詳述了」（一18）。因此，降生成人的聖言滿全了存在於所有人類宗教中對神的嚮往：這種滿全是由天主而來，並超越人類所有的期盼。這就是聖寵的奧秘。

在基督內，宗教不再是一種「盲目地追尋天主」（宗一七27）而是對自我啓示的天主一種信仰的回應。在此回應中，人對天主說話，像似對造物主和父親一

樣。此種回應之所以成爲可能，是由於一位與聖言同體的「人」，在祂內，天主向每一個人說話，並藉著祂，每一個人才能向天主回應。尤其是，一切受造之物，都在這個「人」內，回應天主。耶穌基督是一切的新開始。在祂內，一切不斷地重新恢復原狀；回歸到他們所從出的造物主的懷抱。因此基督是世上所有宗教渴望的滿全，如此說來，祂是他們唯一與決定性的滿全。就像天主在基督內向人類說明自己，同樣，全人類和一切受造物，在基督內，向天主自己作自我說明，它們將自己交給天主。這樣萬物都回歸自己的本源。耶穌基督是萬有的總綱（弗一10）同時也是在天主內萬有的圓滿：這種圓滿也就是天主的光榮。建立在耶穌基督身上的宗教，也就是光榮的宗教；因爲實際上，宇宙萬物就是天主光榮的說明；特別是具有生命的人（Vivens Homo）更是天主光榮的彰顯（Epiphany），他被召在天主內，度圓滿的生活。如此，在生命的新氣度中「頌揚祂的光榮」（弗一12）。

7. 在耶穌基督內，天主不僅向人說話，而且也在尋找他。天主聖子的降生成人証實了，天主在尋找人。耶穌說這種尋找，就像尋找迷失的亡羊一樣（路一五1—7）。這是一種在天主的心中開始，並在聖言降生成人時達到巔峰的尋找。

如果天主尋找按照祂自己的肖像所造的人，那是因為祂在聖言內，永遠地愛他，並希望在基督內，將他提升到義子的尊位。因此，天主尋找人，因為他是祂的特別產物，從某種程度來說，與其他萬物有別。藉愛中的抉擇，人成為天主的產業：天主尋找人，是受祂慈父心腸的驅使。

天主為什麼要尋找人呢？因為人躲開了祂，就像亞當一樣，將自己隱藏在伊甸園的樹叢裡（創三 8—10）。人容許自己被天主的仇敵導入迷途（創三 13）。撒旦欺騙了人，說服他，說他也是神；說他像天主一樣，能知善惡，隨自己的私意統治世界，而置天主的意願於不顧（創三 5）。祂藉聖子尋人的方式，天主想說服人，放棄越來越離譜的邪惡之路。「使他離開」那些道路，意思是說，使人了解他正走在錯誤的道路上；就是說，要克服那些在人類歷史中到處皆是的邪惡。克服邪惡：就是救贖的意思。救贖是因基督的犧牲而完成，藉基督的犧牲，人贖清了罪債並與天主和好。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由童貞女的胎中取了肉體和靈魂，就是為了這個緣故：成為圓滿的救贖犧牲。降生成人的宗教是世界因基督的犧牲而得救的宗教，因而，才能戰勝邪惡，戰勝罪惡與死亡的本身。基督在十字架上

接受死亡的同時，開啓並給與生命，因為祂復活起來，而死亡對祂再毫無能為力。

8. 起源於具救贖性降生成人奧跡的宗教，即「居住在天主心中」的宗教，乃分享天主本性生命的宗教。聖保祿在已引用過的章節中，談到此事：「天主派遣了自己聖子的聖神，到我們心中喊說：『阿爸！父啊！』（迦四 6）。人像基督一樣，『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希五 7）向天主呼號，特別是在革責瑪尼和十字架上：人向天主呼號就像基督向天主呼號一樣，因而人，在基督內，藉聖神的德能，為分享兒子的身份而作證。聖父因子之名而派遣的聖神，能使人分享天主內心深處的生命。祂也能使人成為兒子，肖似基督，並成為子一切所有的繼承人（迦四 7）。這就是「深居天主內在生命」的宗教成因，它從天主聖子降生成人開始。洞察天主深奧事理的聖神（格前二 10），藉著基督的犧牲，引領眾人進入這些深奧之中。

II、公元二千年的喜慶

9. 談到天主聖子的誕生，聖保祿將這事件放在「時期一滿」的情況之下（迦四4）。時期，確實是因天主降凡，而進入人類的歷史，且得以圓滿。永恆進入時間：那裡還有比這個更偉大的「圓滿」？還能有別的「圓滿」嗎？曾有些人想過，某種神秘宇宙週期，在此週期中，宇宙的歷史，特別是人的歷史，將不斷地週而復始。的確，人自土而來，仍將歸於土（創三19）；這是一個直截了當的顯明事實。然而在人的心目中，卻有一種無法抑制的永遠生活下去的渴望。我們要如何想像一個死後的生命呢？有人思考過各種不同形式的輪迴：能否在較高或較低的層次上，按照人的前生，接受新生，直到完全淨化為止。此種信念深植於某些東方宗教，此一觀念的本身就說明，人反抗死亡乃人生最後結局。他相信他的本質，基本來說，是屬於精神的，而且是不死不滅的。

基督徒的啓示是排除輪迴的，它談的是一種滿全，他被召在人生一次行程之中，應該完成的圓滿。人藉誠心的自我奉獻，才能完成他天命的圓滿，而這種奉

獻只有透過與天主相遇，才有可能。只有在天主內，人才能找到他自我的圓滿實現：這是基督所啓示的真理。人在天主內自我完成，天主藉永生聖子，與人相遇。由於天主降來人世，在創造時開始的人性時間，達到了圓滿。「時期一滿」實際上，就是永恆，就是永恆的那一位，天主自己。因此，進入「時間的圓滿」意思是到達時間的終點並超越它的界限，好能在天主的永恆裡，找到時間的圓滿。

10. 在基督信仰內，時間有其基本重要性。世界，曾在時間的幅度裡受造；在它內，救恩史得以展開，在降生成人的「時期圓滿」中到達巔峰，而它的目的則是天主聖子在時間終結時，光榮地再來。在耶穌基督內，聖言成了血肉，時間成爲天主的幅度，而天主自己就是永恆。藉著基督的來臨，「末期」開始（希一2），「末刻」來到（若一，二18），教會的時期，也將延續到基督的再度出現。

從天主與時間的關連上，產生聖化時間的義務。此事實際可行如下，個人可將每時，每日或每週獻給天主，舊約宗教一度如此，如今在基督教內，卻以新的方式，仍舊進行。在復活前夕的禮儀中，當主祭祝聖象徵復活基督的腊燭時，宣稱：「基督過去和現在，元始和終末，阿爾法和奧默加，一切時間屬於祂，一切

世代也屬於祂，願光榮和權力都歸於祂，直到永遠」。當他在蜡燭上刻寫本年年號時，他邊寫邊說。這個禮儀的意義是很明確的：它所強調的事實是；基督是時間之主，祂是時間的元始和終末；每一年，每一天和每一時刻都包括在祂的降生與復活之內，因而成爲「時間滿全」的部份。爲此之故，教會也在一年中，不同的時段裡生活並舉行禮儀。陽曆年輪也就因此與禮儀年輪融合在一起，這一切從某種程度來說，又將整個降生與復活的奧跡重演一次，從將臨第一主日開始並在基督君王，宇宙與歷史之主的節日上結束。每一個主日，都是紀念主復活的日子。

11. 綜觀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喜年慶典的習俗，它從舊約時代開始，並在教會的歷史中繼續。納匝肋的耶穌，有一天回到他自己家鄉的會堂，站起來要誦讀（路四 16 | 30）。拿起依撒意亞先知書，讀了這一段話：「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因上主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苦人傳報喜信，治療破碎了的心靈，向俘虜宣告自由，釋放獄中的囚徒，宣佈上主恩慈的喜年」（依六一 1 | 2）。

那時先知們談論默西亞。而「今天」耶穌接著說：「你們聽過的這段聖經，應驗了」（路四 21）。這也就說明了，祂自己就是先知所預言的默西亞，而且期

待已久的「時刻」終於在祂身上開始了。救恩的日子，「時間的圓滿」已經來臨。一切喜慶都指向此一「時刻」並與基督默西亞使命有關，祂以因聖神「受傅」，並為「聖父所派遣」的身份降臨人間。向貧苦的人宣報喜信的是祂。使被剝奪自由的人，恢復自由的，也是祂，祂釋放受壓迫者並使盲者復明（瑪十一 4—5；路七 22）。這樣，祂引進了「上主恩慈之年」，祂不僅以言語宣佈，最重要的，祂藉行動。聖年，「上主恩慈之年」，凸顯了耶穌所有行動的特性；它不僅是週年紀念的重度而已。

12 如此，耶穌的言行表達了舊約中，整個禧年傳承的圓滿。我們知道禧年是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將特定的時間奉獻給天主。按照梅瑟的法律，每七年一次：這就是「安息年」，在這一年內，大地休耕，釋放奴隸。釋放奴隸的義務在出谷紀（廿三 10—11），肋未紀（廿五 1—28）和申命紀（一五 1—6）中都有詳盡明確的規定條文。換句話說，這些條文，實際上，在全部聖經的立法上，都能找到，這也就是它因之而著稱之特性。在安息年內，除了釋放奴隸之外，按照明確的規定，法律也提供了一切債務的免除。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光榮天主而做。適用

於安息年的一切，也適用於每五十年一次的聖年。然而，安息年的慣例，在喜年裡，擴大了範圍，甚且以較大的盛況來慶祝。我們在肋未紀中讀到：「你們應祝聖第五十年，並向全國人民宣布自由；爲你們是一喜年，人各歸其祖業，各返其家庭」（廿五 10）。喜年的最重大的效應之一，就是凡是地上一切需要自由的居民，都要普遍地受到「釋放」。在這個機會裡，每一個以色列人都能得回祖業，即使賣掉或因淪入奴隸而失掉的。他的土地，總不能被剝奪，因爲它屬於天主；而以色列人也不能永遠停留在奴隸的境界，因爲天主將他們從做埃及人的奴隸中「贖了回來」，作祂自己專有的產業。

13. 喜年的規定大多數仍停留在理想階段——希望勝於具體事實。這樣，從它們預先說出因默西亞的來臨，而能贏得自由方面來說，它們只不過是有關未來的預言而已。既使如此，在法律規則的基礎上，在這些條文裡，某種有關社會方面的訓導，已開始出現，並將同新約開始更清楚地一塊發展。喜年用意在以色列眾子女中，恢復平等，爲失去財產的家庭，甚或失去個人自由的人，提供新的契機。另一方面，喜年也提醒富人，以色列的奴隸們又成爲與他們站在平等地位的人，而

且又能收回他們權利的時刻，又已來到。法律規定的時刻一到，就應做喜年的宣告，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這也曾是向公義的政府所要求的。按照以色列的法律，正義主要是為保護弱小，國王也因此而著稱於世，正如聖詠作者所說的：「他必拯救哀號的貧民，他必扶持無援的窮人。他憐恤不幸和貧乏的群眾，並要救護窮苦貧病者的生命」（詠七十二—13）。這個傳承的基礎是有其嚴格的神學性的，首先與創造神學和天主關照神學有關。事實上，這是一個普遍的信念，（*dominium altum*）「至高主權」屬於造物主，唯一的天主——主宰一切萬物，特別是這個世界（肋二五23）。如果在天主的聖意安排之下，把世界賜給了人類，這就說祂將這世界賜給了每一個人。因此，受造的富庶應被視為是全人類的公共財富。那些將這些財富視為己有的人，事實上，只不過是管理員，負責以天主之名工作的理家。只有天主才是唯一全權的擁有者，因為天主願意祂所創造的財富，以公正的方式為每人所用。喜年就是要重建此一社會正義。教會有關社會問題的訓導，常是教會教導的一部份，並且在上世紀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在「新事」通諭之後，就是以喜年的傳承為根基的。

14. 然而，需要強調的是，依撒意亞藉「宣佈上主恩慈之年」這幾句話所要表達的。對教會而言，聖年就是這個「上主恩慈之年」，赦免罪惡並寬恕犯罪而應受懲罰的一年，派系之間爭端和解的一年，多種悔改以及聖事內外做補贖的一年。聖年的傳承包括頒賜比平時等級較大的大赦。整體來說，聖年紀念天主降生成人的奧跡，每隔一百，五十以及廿五年，還有一些紀念救贖大業的聖年：基督的十字聖架，在哥耳哥達的聖死與復活。在這些機會裡，教會宣佈「上主恩慈的一年」，教會設法保證所有信友都可從這項恩寵中獲益。因此何以聖年不僅在羅馬城內「in Urbe」慶祝，同時也在羅馬城外「Extra Urbe」舉行：傳統上，後者常在「in Urbe」（在羅馬城內）慶祝之後一年舉行。

15. 在個人的生命裡，聖年常與生日有關；但也慶祝別的紀念日，像領洗，堅振，初領聖體，晉鐸或是晉牧，和婚姻聖事等。但在俗世中與此平行的紀念日，基督徒常會賦給它們一些宗教的特性。事實上，以基督徒的觀點來說，每一週年喜慶——結婚廿五週年，或晉鐸廿五週年，都稱之為「銀慶」，五十年為「金慶」，或是六十年為「鑽石慶」——為領受某種聖事的個人，都是一個特別恩慈的喜年。

我所講的有關個人的喜年之慶，同樣也可適用於團體或機構。因此，我們也可慶祝城市成立的百年或千年紀念。在教會內，我們慶祝堂區或教區的喜年之慶。這些個人或團體的喜年之慶，在個人或團體的生命中，都扮演一個重要而且深具意義的角色。

由此看來，自從基督誕生已度過的這兩千年（排除它確實的年代問題不論）所代表的是一個極不尋常的聖年大慶，不僅為基督徒，也間接地為整個人類，在這兩千年之間，基督徒給人類提供了一個相當出眾的角色。過去年代的計算，幾乎到處從基督降世開始，是件頗具意義的事。因此，它是今天用得最廣的日曆的中心。難道這不也是納匝肋的耶穌，誕生在人類歷史中，另一個無以倫比的成效的記號嗎？

16. "Jubilee"「歡慶」一詞指的就是「喜樂」；不僅是一種內在的喜樂，而是誠於中形於外的歡騰，因為天主的來臨也是外在的，可看得見，聽得見和摸得到的事件，就像聖若望清楚說過的（若一，一1）。因此，各種喜樂的信號，在它來臨之際，都應有它外在的表現。這將顯出，教會歡悅於她的得救。教會邀請所

有的人同來歡慶，她並且設法保證眾人都能分享救恩的有利條件。因此，公元二千年將以大喜年方式來慶祝。

關於它的內容，這個大喜年，在某種程度來說，將與別的喜年一樣。但同時也有所不同，它將比別的喜年更大。因為教會非常尊重時間的衡量：小時、天、年，世紀。因此教會與每一個人同步前進，協助每一個人明白，每時每刻都受到天主臨在和祂救恩行動的感染。以此精神，教會歡慶，感恩求恕，向歷史和人類良心之主，獻上她的祈求。

處此重要時刻，正當新的千年來臨前夕，教會向上主所做的最熱切祈求之一，就是所有不同宗派基督徒之間的合一，將加強到圓滿共融為止。我祈求，這個喜年，為在許多團結領域內達到有效的合作，將是一個具有前途的機會；無疑地，使我們聯合的領域遠比分離我們的還多。如果，對每個教會和團體的計劃予以應有的尊重，在準備與慶祝喜年方面，能夠達到合一的共識，是件多麼有益並令人欣悅的事。這樣，喜年將在世人之前，將更強而有力地作証，證實基督的門徒們全然下定決心，確信「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情況之下，儘快達成完全合一。

III、大禧年的準備

17. 在教會的歷史中，每一個禧年都是在天主聖意的安排下準備的。這次公元二千年的大禧年，也正是如此。秉承如此信心，我們以感恩的心情來看今天，並以完全負責的態度來看，自基督誕生以來，在人類歷史中所發生的一切，特別是在公元一千到兩千年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但以非常特別的方式，我們以信德的眼光來看我們自己的世紀，不僅可在人類歷史中，也在天主介入人類事務上，找出作見證的一切事件。

18.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肯定，梵二大公會議是一項天主安排的事件，由此教會開始更進一步地準備第二個千年的禧年。它與早期大公議會相似，但也大不相同；這是一次焦點集中在基督與其教會的奧跡上，同時又向世界開放的會議。此種開放，是針對世上新近的變化，所作的福傳性的回應，包括廿世紀的深感不安的經驗，一個倍受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和駭人聽聞的屠殺之經驗所驚嚇的世紀。這一切事件都是非常生動地顯示出，這個世界需要淨化，也需要悔

改。

梵二大公會議，經常被看作是教會生命新紀元的開始。這是真的，但同時很難忽略一項事實，即大公會議從剛過去的經驗和反省中吸取許多教訓，特別是從教宗比約第十二所遺留的智慧遺產。在教會的歷史中，「舊的」和「新的」常是相互交織在一起。「新的」從「舊的」生出，而「舊的」則在「新的」上面得到完滿的表達。因此，爲梵二大公會議是這樣，爲與大公會議有關的教宗們的行動也是如此，由教宗若望廿三世開始，教宗保祿六世和若望保祿一世繼續，直到當今教宗爲止。

這些教宗在大公會會議期間，及自大公會議以來，在訓導權的行使上，並不亞於在牧靈活動的執行上，爲準備基督徒生活的新春，絕對提供了深具意義的貢獻，如果基督徒都能順從天主聖神推動的話，這一切都將因大禧年而揭開面紗。

19. 雖然大公會議，不但像洗者若翰一樣，在約旦河畔，嚴勵地叫人回頭改過（三 1—7），但同時卻也指出古代先知們提過的事物，即以嶄新的活力，指給今日的男女，耶穌基督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若 1—29），人類救主和歷

史的主宰。在大公會會議期間，爲了效忠師傅，關於自己的身份，教會也曾捫心自問，並且重新發現，作基督奧體與淨配的奧秘。虛心聆聽天主聖言之下，教會重新肯定了成聖的普遍召喚；革新了禮儀，她「生命的泉源與巔峰」，無論是在普世或地方團體層面，都給她自己的生命，以多方面更新的衝力；她努力推展各種基督徒聖召，自平信徒到會士，從執事到司鐸和主教的職務；並且以特殊的方式重新建立了主教們的團體性，即藉與伯鐸繼承人的共融，主教們，以特殊的表達方式來執行他們的牧靈任務。於此深奧更新的基礎上，大公會會議面向其他基督信徒與宗派，別的宗教信徒和我們這一代的人，自我開放。從來沒有一次大公會議，這麼清楚地談論過：基督徒的合一，與非基督宗教的交談，舊約和以色列的特殊意義，個人良知的尊嚴，宗教自由的原則，教會從事福傳使命的不同文化背景，以及社會大眾的傳播媒體。

20 大公會議的文獻充滿了龐大豐富的教導，和前所未聞的新話題，因而構成了新時代的宣告。大公會議的教長們以福音的語言，即山中聖訓和真福八端的語言講話。大公會議的信息所表現的，祂是絕對主宰萬物的天主，而且也是人世

間萬有真自由的維護者。

因此，爲這新的千年所做的最好準備，只能以更新的行動，儘可能忠實地，將梵二大公會議的教導，適用於每人和整個教會的生活上。事實上，兩千年的大禧年近期的籌備，廣義來說，已與梵二大公會議同時開始了。如果我們在禮儀上尋找一個類比的話，將臨期的禮儀，可說與大公會議的精神最爲接近。因爲將臨期，就是要準備我們去迎接，昔在，今在，將來永在的那一位（參閱默四8）。

21. 在面向兩千年重大事件途程上，加入梵二大公會議後開始的，一系列的主教會議：普世性的，洲際性的，國際性的，區域性或教區性的主教會議。主要討論的主題都是福音的傳播，或是新福傳，它已在教宗保祿六世，於一九七五年，第三次主教全體大會中所頒的宗座勸諭「在新世界中傳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中奠下了基礎。這些主教會議的本身，已成爲新福傳的一部份：因爲它們是因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觀而產生的。它們爲平信徒的參與，打開了一個寬廣的領域，也確定了他們在教會中的特殊任務。他們是基督給與全體天主子民力量的表達，使他們成爲默西亞的先知，司祭和王者使命的分享者。有關此點，教會憲章「萬

民之光」作了非常動人的聲明。因此，爲慶祝兩千年禧年的準備，發生在整個的教會內，在普世層面上，也在地方的層面上，在她內激起受自基督救贖使命的新覺醒。特別在普世主教會議後：著重平信徒使命，司鐸的培育，聖教要理、家庭、在教會與人性中，懺悔與和好的價值，以及最近有關獻身生活等勸諭中，此一覺醒更加顯明。

22 然而，負起兩千年大禧年的責任和使命，是羅馬主教的任務。在某種意義上，所有前世紀的教宗們，都對這個禧年做了準備。聖教宗比約第十，以他「在基督內重整一切」的計劃，就曾設法制止在本世紀初，由國際狀態所引發的悲慘事件。教會曾意識到她採取決定性行動的責任，在面對現代相反趨勢的情況下，去推動並維護正義與和平的基本價值。大公會議以前的教宗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採取堅決的行動：本篤十五世就曾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慘情況；而比約十一世，則必須和發生在德國、俄羅斯、意大利、西班牙，甚至稍早在墨西哥的極權制度的威脅，或不尊重人權和自由的制度鬥爭到底。比約十二世，所採取的步驟，則是面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面藐視人性尊嚴所帶來的非常嚴重的

不公。他也曾在先前政治制度崩潰之後，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誕生，提供了啓發性的指導原則。

再者，本世紀的教宗們，謹循教宗良十三世的足跡，有系統的發展了天主教會，有關社會訓導的主題，說明勞資關係的領域中公義制度的特質。我們滿可以回想一下比約十一世的「四十週年」通諭，和比約十二世無數次的調停工作，若望廿三世的「慈母與導師」與「和平於世」通諭，保祿六世的「民族發展」通諭和「八十週年的來臨」(Octogesima Adueniens) 宗座牧函。我個人也經常涉及這個主題：我特別藉「人的工作」通諭，來強調人類工作的重要性，而在「百週年」通諭裡，我願在「新事」通諭的百年之後，再肯定一次其中所講述的理論價值。從前在我的「社會事務關懷」通諭裡，關於反對東西方對立的背景和核子戰爭的威脅，提出了教會有關社會訓導，一整套，有系統的重述。教會有關社會訓導的兩大要素——維護人性尊嚴和權利，並在勞資雙方公平關係的領域中，促進和平——二者在這些文件中密切相連。每年的元月一日教宗的和平文告，始於一九六八年教宗保祿六世任內，也是以和平為目的的。

23 在我就任教宗的第一封文件裡，就曾明確地提過這偉大的禧年，並鼓勵大家，將這段等待的期間，當作「新將臨期」來度過（註9）。我們曾多次重複此一主題，而在「主及賦予生命者——聖神」通諭裡，更加詳盡地述說過（註10）。事實上，公元兩千年的準備，已成爲我教宗職務釋經學上的關鍵。這當然不是與陶醉在新千禧年有關的事，就像在第一個千年結束時所發生的；更好說，是激發對聖神向教會和各種教會所說的敏感度和理解（默二7），並且對個人來說，則是透過神恩，去爲整個團體服務。目的是強調聖神對各團體的提示，從最小的，例如家庭，到最大的，就像國家和國際性的組織，包括文化，社團和好的傳承。無論外表如何，人類仍繼續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並靠此希望度生，引用聖保祿在他致羅馬人書中，強而有力運用的形像，就像母親在產痛中一樣（八19—22）。

24 教宗的行程，已成爲實現梵二大公會議工作的重要因素。自從若望廿三世，在梵蒂岡大公會議前夕，到羅雷托和阿西西（1962）那次可資紀念的朝聖開始，在保祿六世任內，這種行程就有了顯著的增加，在他第一次到聖地（1964）朝聖之後，又作了另外九次偉大的宗座行程，這些行程使他與各洲的人民有了直

接的接觸。

從墨西哥開始，在一九七九年拉丁美洲主教團在布耶布拉（Puebla）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的機會上，現任教宗也擴展了這些旅程的計劃。同年又到波蘭去參加聖史達尼勞主教，殉道聖人逝世九百週年的大慶。

後來繼續不斷的行程是眾所週知的。教宗的行程已頗具規則性，到每一洲的個別教會去，關心與不同宗派基督徒之間合一關係的發展。有關這方面，特別重要的是到土耳其（1979），德國（1980），英國，蘇格蘭和威爾斯（1982），瑞士（1984），斯堪地納維亞半島的國家（1989）以及最近到波羅的海諸國的訪問（1993）。

目前我最熱切的願望是到波斯尼亞——赫塞哥維納的塞拉耶佛以及中東、黎巴嫩、耶路撒冷和聖地去訪問。如果能在公元兩千年的時候，去訪問舊約的天主子民所走過的地方，將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從與亞巴郎和梅瑟有關的那些地方開始，經過埃及和西乃山，直到那見証了聖保祿歸化的城市，大馬士革。

25. 為公元兩千年而作準備的同時，每個教會都有它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採用他們自己的禧年方式，慶祝不同民族在救恩史上的重要階段。在這些區域性或

地方性的禧年慶典中，包括非常重要的事件有1988年俄羅斯受洗一千年，和美洲開教五百週年（1492）。除了這些深具影響的事件外，我們還可以想起別的事件，雖然不那麼具有普遍的重要性，但也並非毫無意義：例如，一九六六年波蘭歸化一千年和一九六八年匈牙利歸化一千年，和一九八七年立陶宛歸化的六百週年大慶還有將要慶祝的法蘭克王克洛維斯（496）歸依一五〇〇週年大慶，以及聖奧斯定抵達坎特布里（597）一千四百週年大慶，也給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福傳，劃下了開創的符號。

至於我們所關切的亞洲，禧年讓我們想起聖多默宗徒，按傳說，在基督徒開創的時代，就已把福音的宣講帶到印度，而來自葡萄牙的傳教士們，直到公元一千五百年左右，才到達該地區。今年也是中國開教第七百週年（1294），而我們也正準備紀念菲律賓福傳工作的拓展，和馬尼拉大主教區的建立（1595）。同樣，我們正期待日本首批殉道四百週年紀念的來臨（1597）。

在非洲，首次福音的宣講，也要回溯到宗徒時代，連同衣索比亞首位主教聖福魯門齊（St.Frumentius）祝聖主教一六五〇週年（C340）紀念，以及古剛果王朝，

安哥拉開教五百週年（1491）紀念，像喀麥隆，象牙海岸，中非共和國，蒲隆地和布吉納法索等國，都要慶祝首批傳教士抵達百週年紀念。其他非洲國家最近也都慶祝了這種百週年大慶。

我們如何能疏于提及東方教會，它們的古老宗主教職都與宗徒的遺產密切連在一起，而他們可敬的神學，禮儀和靈修傳承也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財富，為整個基督的教會所共享的財產呢？在這些教會內，和承認來自宗徒團體中，多次禧年的慶典，令人想起幾世紀以來基督自己的行程，也是朝向這二千年底的禧年大慶。

由此看來，基督徒的全部歷史，就像一道河流，許多支流注入其中一樣，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公元兩千年邀請我們大家，以更新的誠信一起沿著河流的兩岸匯成更深的共融：這道啓示的河流，基督團體和教會的河流，一道兩千年前，從納匝肋而後在伯利恆所發生的事件開始，經過整個人類歷史的河流，正像聖詠所說的，「以它的流水使天主的城邑歡樂」的河流（四六5）。

26. 本世紀後期聖年的慶祝，也是為公元兩千年作準備。一九七五年教宗保祿六世所宣佈的聖年，使我們記憶猶新。一九八三年以救贖聖年的方式所作的慶

祝，也是循此路線。一九八六／八七的聖母聖年可能敲響了很大的回音；它在個別的地方教會內，被熱切期待並受到深刻的體驗，特別是在普世聖母朝聖地內。「救主之母」通諭，就在這個機會上頒佈，它引起大家注意大公會議，關於天主之母臨在于基督與教會奧跡的教導：兩千年前，天主聖子因聖神的德能降生成人，並生於無玷童貞瑪利亞。該聖母年就像此次禧年的預嚮，並且包括了許多在公元兩千年時，得以充分表達的事物。

27. 聖母年剛好是在一九八九事件不久之前舉行，是件令人難忘的事。人們仍為該事件所傳之廣，特別是發生速度之快，而感到震驚。八零年代曾是以「冷戰」危機升高見稱的年代。一九八九年引進了一個充滿和平氣息的決議，按當時的情況，它所採取的是一個「有組織」的發展形式。從這件事實來看，我們被導向承認「新事」通諭中，真實先知性的意義：教宗良十三世在該通諭中，所寫關於共產主義的每一件事，都為此事件而証實了，就像我在「百週年」通諭裡所強調的（註12）。在說明這些事件的同時，就可以辨識天主在關心物質事物上，聖意安排的無形之手：「婦女豈能忘掉自己的乳嬰……？」（依四九15）。

無論如何，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又興起新的危機和威脅。在以前屬於東方集團的國家中，在共產主義崩潰之後，又出現了過度國家主義的嚴重威脅，就像在巴爾幹和其他鄰近地區所發生的事件，即是明顯的例証。因此歐洲國家需要作一次嚴格的良心反省，並要承認，由於帝國主義政策，在前世紀和本世紀，在政治和經濟上，使鄰近權利有系統地受到侵害的國家，所犯的過失和錯誤。

28 緊隨聖母年之後，我們現在正在過家庭年，這是一個與降生成人的奧跡和人類歷史密切關連的慶典。因此，有充分的理由來希望，在納匝肋開幕的家庭年，就像聖母年一樣，成爲籌備大禧年的另一深具意義的階段。

心懷此念，我寫了一封「致家庭書」，它的目的是重述教會關於家庭的訓導，也就是所謂的，使此一訓導深入每一家庭。在梵二大公會議上，教會明認有提昇婚姻和家庭神聖性的責任（註13）。家庭年的目的，就是使大公會議在這方面的訓導，能夠實現。因此，每個家庭，在某些方面，都應參與籌備這個大禧年的工作。難道不是透過一個家庭，也就是納匝肋的家庭，天主聖子藉以進入人類歷史的嗎？

IV、當前的準備

29. 面對此一一覽無遺的連續背景，一個問題油然而生：我們能否擬出一個當前準備大禧年的初步的特定計畫？事實上，上面說過的一切已經包括了這樣計畫的一些要素。

一些特殊事件的詳細計畫，需要徵求更廣泛的諮商，免得生活在不同環境中的個別教會，在實現這些計畫時華而不實，或遇到困難。因此，我要諮詢各國主教團主席，特別是樞機主教。

我感謝樞機院的成員，他們在一九九四年六月13—14日舉行了樞機主教的特別會議，考量了無數的提案並建議了不少有用的實踐方針。我也感激我的主教弟兄同仁，他們也以不同的方式向我傳達了一些有價值的觀念，我在寫這封宗座文告時，小心地把這些觀念放在心上。

30. 自諮商中，清晰地脫穎而出的第一個的提議，是與準備時期有關。我們現在與公元兩千年之間，只賸下少數的幾個年頭：似乎宜於將此時期分成兩個階

段，把嚴謹的準備階段留在最後三年。我們也曾想到，經過長時期的準備過程，積聚了許多活動，會減損靈修上的強度。

因此，我們就考慮到在第一個階段裡，研討歷史資料是最適宜的，這樣可使信徒們對重大問題有所認識，然後在第二階段裡，將力量集中在當前或立即的籌備工作上，此一階段是由三年期組成，完全導向基督救主奧跡的慶典。

壹·第一期：

31. 第一期，具備先期籌畫的特性；目的是重振基督子民，對公元兩千年禧年，在人類歷史中的價值與意義的覺醒。從紀念基督誕生的觀點來看，禧年深深地負荷著基督學上的意義。

按照基督徒的信仰靠語言和聖事來傳播，即使在這個特殊週年慶典中，將紀念性與慶祝性的結構連在一起，而不把事件的紀念局限在觀念上，卻使救恩的意義存在於聖事性（內外兼顧）的整個慶祝過程之中，似乎也有其重要性。禧年大慶應肯定，今日基督徒對天主的信仰，祂在基督內啓示了自己，支持他們期盼得永

生的望德，並在主動服務弟兄姊妹中，重新點燃他們的愛德。

在第一階段（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六），聖座，藉爲此而建立的特別委員會，在普世層面上，提議反省與行動的方向。在地方教會與此相關的委員會，也應以更詳盡的方式，用類似的行動實現提昇意識的工作。因此，這是一個持續的問題，繼續遠程計畫所完成的，同時深入探討更適合禧年大慶意義的因素。

32 禧年，「上主所祝福的日子」，常是我們獲得特殊恩寵的機會。就像我們前面已提過的，因此它是一個喜樂的時刻。兩千年大禧年的用意就是要作讚頌與感恩的大祈禱，特別是要讚頌感謝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的大恩，和祂所完成的救贖大業。在這喜慶之年，基督徒將以更新信仰的神奇站在聖父之愛前，祂將聖子賜給，「凡信他的人不致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三16）。此外，他們應自心靈深處爲教會之恩，發出感激之情。基督將教會建立成「聖事，即全人類與天主親密結合的記號和工具」（註14）。他們的感恩包括聖德的果實，這些果實，在每一時代和歷史中的每一階段，都有許多善男信女，在接受救恩的生命中長大成熟。

不過，每一禧年的喜樂首先應該基於罪過的赦免和悔改。因此，似乎適於再

一次強調一九八四年普世主教會議的主題：補贖與和好（註15）。那次普世主教會議曾是梵二大公會議後，教會生命中，特具意義的一件事。它又重新提起熱門的話題「悔改」(Metanoia)，它無論在個人或團體方面，都是與天主和好的先決條件。

33 因此，適值基督宗教的第二個千年即將結束之際，教會應該全然意識到她子女的罪惡，回憶歷史中每一世代，背棄基督精神和福音時，不但沒給世界貢獻信仰價值所啓發的生活見証，反而在思想和行爲上放縱自己，這些實在都是反見証和惡表的形式。

教會雖然因接在基督身上，而是聖的，但她卻不能倦於作補贖：在天主與人面前，經常見証她自己帶有罪惡的子女。就像（教會憲章）所肯定的：「教會在自己的懷中，擁有罪人，但她卻是聖的，同時也經常需要淨化，不斷地走補贖的路，追求革新」（註16）。

兩千年禧年的聖門，應該象徵性地，比以往聖年大門更寬，因爲到此關頭，人類留在背後的，不只是一百年，而是一千年。教會應該清楚地意識到，在過去

十個世紀中，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來度過這個關卡，才是恰當的。教會不能在不激勵她的子女，從過去的錯誤和不忠，前後矛盾，和行動遲緩中，藉悔改來淨化自己的情況下，越過這新的千年的門檻。承認過去的軟弱是誠實和勇敢的行為，有助於我們信德的加強，提醒我們去面對今日的誘惑和挑戰，並且準備去向它們迎戰。

34. 在所有的罪惡中，要求我們下更大補贖和悔改的決心的，當然要算那些損害天主要祂的子民合一之罪。在這千年即將結束之際，教會的共融比在第一個千年中，受到更痛苦的傷害，實在說來「有時雙方都不能辭卸其咎」（註17）。這樣的傷害公開地違反基督的意願，並造成世界惡表之因。（註18）。這些過去的罪過，雖然不幸地仍在重壓並且一直誘惑著我們，然而為這些罪作補償，並懇切地懇求基督的寬恕，卻是必須的。

在這千年的最後幾年裡，教會應以比往常更大的恆心呼求聖神，懇求祂賜與基督徒合一的恩寵。這是我們在世界前為福音做証的關鍵性的事務。特別是從梵二大公會議起，許多合一的策動都曾慷慨而有決心的去作：近年來，地方教會和

聖座的整體活動，可說是都採取此一合一的幅度。宗座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在推動圓滿合一的運動上，已產生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無論如何，我們都意識到爲達此目的，不可能只靠人爲努力的成果，即使他們都很重要。合一，畢竟是聖神的恩寵。我們需要以負責的態度回應此一恩寵，在見証真理的不妥協上，在慷慨地實現大公會議和聖座在後來的文獻中所規劃的指導方針上；許多未與天主教會完全共融的基督徒們，也非常重視這一切。

這是我們基督徒在邁向公元兩千年的途程上的任務之一。第二個千年尾聲的來臨，要求我們每人作良心檢察並推展適當的合一初步行動，因此，既使尙未達到完全合一的地步，我們也可以慶祝這個大禧年，至少在克服第二個千年的分裂上，更向前邁進一步。大家都承認，在這一方面需要極大的努力。重要的是，不僅在有關教義交談的路上要繼續前進，就是在爲基督徒合一的祈禱上，也應更加用心。這樣的祈禱在大公會議之後，已有顯著的加強，但還要加深，邀請更大數目的基督徒參與，聯合基督徒受難前的大祈禱，同聲說：「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爲一」（若一七21）。

35 教會的子女，應以悔改的精神回到歷史中痛苦的一章，就是在服膺真理時，特別是在某些世紀中，對排除異己甚或使用暴力的默認。

當然，精確的歷史批判，不能與細心研究當時文化背景分割，其結果是，許多人可能出自好心，真理的真實見證可能包括壓抑別人的見解，或者至少對它們漠不關心。許多因素經常轉化成假定的製造，用來粉飾不寬容並且培養情緒上的氣氛，只有真正自由並充滿天主的偉大精神，才能從中獲得某些突破。然而，緩和各種因素的想法並不能減輕教會，替她眾多子女的軟弱，表達深摯歉意的責任，他們使她蒙羞，阻礙她完全反映被釘十字架的主的肖像，容忍之愛和謙遜溫和的至高見証。從這些過去痛苦的時刻，可引為未來的前車之鑑，引導所有基督徒們，堅守大公會議所定的崇高原則：「真理不能以其他方式使人接受，除非藉真理自身的力量，它溫和而堅強地滲透人的心靈」（註19）。

36 多位樞機和主教表達了心意，特別替今日的教會，嚴格地做良心的檢討。在這新的千年的門檻之前，基督徒需要在主前謙卑自處，並且自我檢討，他們為我們今天的罪惡，所應負的責任。事實上，現代，在許多光明之中，也呈現了不

少的陰影。

我們如何能保持緘默，例如，關於對宗教的冷漠，它使許多人今天過著好像天主並不存在的生活，或是滿足於空泛的宗教情懷，無法掌握住真理問題和堅毅的必要？此外，也應附加人類生命超越感的廣泛失落，以及在倫理領域中的混亂，甚至涉及尊重生命和家庭的基本價值。教會的眾子女們，在這方面也有自我檢討的必要。他們受俗化主義氣氛和倫理相對論的影響，究竟到什麼程度呢？在與日俱增缺乏宗教的觀點下，由於「他們在宗教，道德及社會生活上的失敗」，而無法揭示天主的真面目，他們應負何種責任（註20）？

無可否認地，為許多基督徒，靈修生活曾走過一段徬徨無主的時期，這不僅影響他們的倫理生活，而且也影響到他們的祈禱和信仰神學的正確性。信仰，已受到我們時代挑戰的考驗，有時也受錯誤神學觀點的誤導，它的流行已受面對教會訓導權服從的危機所煽動。

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教會，怎能不對辨識力的缺乏而感到悲傷，它有時甚而成為許多基督徒對基本人權受極權政權侵犯的默認？在我們今天各種陰影之中，

許多基督徒，由於多種嚴重的不公和排外的形式，所應負的責任，難道我們不該感到慚愧嗎？一個當問的問題，到底有多少基督徒確切地知道，並且實踐了教會關於社會訓導的原則。

良心的檢討也應考量接受大公會議的程度，這個聖神在第二個千年結束時，賜給教會的恩寵。就如啓示憲章（*Dei Verbum*）所尋求的，天主聖言，更圓滿地成爲神學的靈魂和整個基督徒生活的靈感，到底發展到了什麼程度？禮儀生活是否也按照禮儀憲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的教導，被視爲教會生命的泉源和頂峰呢？**教會憲章**（*Lumen Gentium*）所描述的共融教會學，在普世教會和個別教會中，是否應該加強？在不採用那不反映教會的公教觀，和梵二大公會議真精神的民主和社會學的概念，是否給神恩，職務以及天主的子民能參與的各種形式，留下空間？從教會與世界之間關係的本質上，引起另一個嚴肅問題。大公會議——**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audium et Spes*）和別的文獻中所宣佈的——關於開放，尊重和真誠的交談，以及對真理悉心辨識與勇敢作證的方針，仍屬有效並喚起我們更大的決心。

37. 第一個千年的教會是從殉道者的鮮血中產生出來的：「殉道者的鮮血乃基督徒的種籽」（註21）。如果沒有殉道者所撒的種籽和具有第一代基督徒特徵聖德的遺產，與君士坦丁大帝相連的歷史事件，絕不能確保產生在第一個千年中教會的發展。在第二個千年的結束之際，教會又再一次成爲殉道者的教會。信徒們——司鐸，會士和平信徒——所受的迫害，曾在世界各地，造成殉道種籽的廣播。就像教宗保祿六世，在爲烏干達殉道列品的講道詞中指出（註22），爲基督作証甚至到了流血的地步，已是天主教，東正教，英國國教（聖公會）和誓反教（基督教）的共同遺產。

此一見証不應爲人所淡忘。第一世紀的教會，雖然面對組織上相當可觀的困難，但仍細心地特別的殉道聖人芳名錄中，寫下了殉道者們的見証。這些殉道聖人芳名錄，數世紀以來，不停地加入新資料，而在聖人和真福們的芳名之中，不僅記有爲基督傾流鮮血人士之名，並且也包括了信德導師、傳教士、精修聖人、主教、司鐸、守貞者、已婚夫婦、寡婦和孩童們的大名。

在我們這個世紀裡，殉道者們又回來了，他們之中有許多是無名之氏，一如

天主偉大事業中之「無名英雄」。盡可能地，不要讓他們的見證消失在教會內。正如樞機主教會議中所提議的，地方教會應盡一切的可能，確保那些曾受過殉道之苦者們的記憶受到維護，收集必要的有關文件。此一行動不能失卻合一精神的特色與表達。或許，最具說服力的合一形式，就是諸聖與殉道者們的合一。諸聖的相通（*Communio Sanctorum*），比分裂我們事物的分貝更高。初世紀的殉道聖人芳名錄，曾是敬禮聖人的基礎。教會藉宣講與敬禮她子女的聖德，給與天主自己最崇高的榮耀；她在殉道聖人身上恭敬殉道與聖德的元始——基督。在以後的時代裡，冊封聖人的習慣發展開來，此一習慣仍在天主公教會和東方正教會內繼續進行。在近幾年來，聖人和真福冊封的數字與日遽增。這正表示地方教會的活力，比早期數世紀和第一個千年裡，增加了很多。所有教會在這第三個千年的門檻，可以給與基督的最大的敬禮，就是在許多不同形式的基督徒職務上，屬於不同言語和種族追隨基督的男男女女，藉他們信、望、愛三德的成果，來彰顯救世主的全能的臨在。

在準備公元兩千年職務中，為普世教會補充殉道聖人錄的新資料，留心注意

在我們這一代，完全活出基督真理的聖德，將是宗座的任務。特別是那些在婚姻生活中，滿全基督徒聖召的男女教友的英豪德行，應接受讚譽。正確地說，因為我們確信在婚姻狀況中能產生豐富的聖德果實，我們必須找到恰當的辨識管道，並把他們推薦給整個教會，作為其他基督徒夫婦們的典範與鼓勵。

38 樞機主教和主教們肯定了，按照在歐洲和非洲所舉行的模式，開洲際性的主教會議的重要性。最近一次拉丁美洲的全體主教大會，在北美主教們的同意之下，接受了供給美洲主教會議，關於在同一洲的南北兩地，起源與歷史大相逕庭的情況之下，新福傳的問題的提案，以及南北美之間觀點差距龐大的情況下，關於正義和國際經濟關係問題的提案。

另一洲際性的主教會議與亞洲有關，在那裡，基督宗教與當地的古老文化和宗教的接觸問題是蠻具壓力的。既然某些宗教系統，諸如佛教或印度教，都有清楚地救贖學上的特性，因此為福傳將是一大挑戰。在這偉大的禧年的機會上，為了更完全地說明並解釋一項真理，即基督是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並且是世界的唯一救主，應該清楚地與其他偉大宗教的教祖區分出來，因而也急需一次主教會

議。教會以誠摯的敬意，尊重在那些宗教中找到的真理因素，並視其為啓發善男信女的「真理」的反映（註23）。「請看，為我們誕生的世界救主」：在公元兩千年的今天，這種真理的宣告，應以更新的力量再度響起。

為大洋洲，一個區域性的主教會議可能會很有用。在此一區域許多問題之中，發生了有關原住民的問題，他們以獨特的方式，喚醒了人類史前史的一面。在這次主教會議中，與其他的宗教問題，一樣不容忽視的事，該是基督宗教與最古老形式的宗教，即深印一神意向標誌的宗教，相接觸。

貳·第二期

39. 在這以培養意識為目的的龐大計畫的基礎上，才能開始第二期，即狹義的準備期。這將在三年的期間來完成，即從一九九七到一九九九。這個三年期的主題架構，是以基督，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為中心，它必須是神學性的，因而也是三一性的。

第一年：耶穌基督

40. 一九九七，第一年，將從事對基督，天主聖言，因聖神的德能而降生成人的反省。必須強調禧年基督學的鮮明特性，因為慶祝的是天主聖子的降生成人和祂進入世界的奧跡，全人類得救的奧跡。多位樞機主教和主教們都建議這一年的普世主題是：「耶穌基督，是昨日、今日、以至永遠的世界的唯一救主」（希一三8）。

樞機主教特別會議上所提議的基督學的主題中，下面的一個最為凸出：「刷新對基督，救主及福音宣報者，特別指的是路加福音第四章，該處，基督宣講福音使命的主題和禧年的主題相互交織；對耶穌降生成人並生於童貞瑪利亞的奧跡，為得救對耶穌當信的道理，做深入的探討。為了認識基督確實是誰，特別在這一年的過程中，「無論是透過富於天主聖言的禮儀，或藉虔誠的閱讀，或藉為此而專設的訓練班或別的有助於讀經的方案」（註24），基督徒應以更新的興緻轉向聖經。在啓示的章節中，天父親自在愛中降到我們中間，並與我們同在，將祂唯一獨生子的本性和祂對人類救恩的計劃揭示給我們。（註25）。

41. 前面提到的行動，爲了使救恩奧跡聖事化地臨在，在這一年的過程中，能引領我們達到對聖洗聖事，基督徒生活的基礎，具有更新的重視，照聖保祿宗徒的話：「因爲你們凡是領了洗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迦三27）。天主主要理，在其中的一部份提到聖洗聖事是「所有基督徒，包括那些與天主教會尚未完全共融的團體之間的共融的基礎，」（註26）。從大公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將是很重要的，因爲基督徒們一塊看基督爲一個主，加深我們在祂內合而爲一的行動，好能符合祂向聖父所做的祈禱。這種對以基督，天主聖言和信仰爲中心所做的強調，應該在其他宗派的基督徒之間激發興趣，並以積極的回應互相接觸。

42. 每一件事都應該將目標集中在禧年的主要計畫上：信德的加強和基督徒的見証。因此必須在一切的信友中，激起真心對聖德的渴望，在密集的祈禱中，深切的渴求悔改與自我的更新，並關懷別人，特別是那些最需要的人們。

因此第一年將是一個重新重視要理的大好時機，就是把有關耶穌人格及其救恩奧跡的教導視爲「宗徒的訓誨」（宗二42）的原始意義。由此看來，細心研讀

天主教要理將會獲益良多，因為要理就是要「忠實而有系統地」提出「聖經的教誨，教會活的傳承和教會正統的訓導，以及教父們，聖師和教會諸聖們的精神遺產，藉以提昇對基督徒弟奧跡的知識並使天主子民的信德更活而有力（註27）。現實地說，我們必須點明教友們的良知，使他們認清有關耶穌基督位格的錯誤觀念，並澄清對他和教會所提出的反對。

43. 榮福童貞聖母瑪利亞，在整個準備的過程中，似乎站在「不十分直接」的地位上，但在此第一年內，我們將特別默觀她那天主之母性的奧跡。聖言，就在她的胎中成爲血肉！因此對於基督中心地位之肯定，不能與承認祂至聖聖母所扮演的角色分開。對聖母的敬奉，在適當的了解情況下，絕不能有損於「基督唯一中保的尊嚴與效力」（註28）。事實上，聖母瑪利亞一直都指向她天主性的聖子，而且她以日常生活中信德的典範，呈現給信眾。「教會以孝愛的心情思念她，從聖言降生成人的觀點下瞻仰她，教會以虔敬的心情深入於聖言降生的崇高奧跡中，並日益肖似他的淨配」（註29）。

第二年：聖神

44. 一九九八年，預備期的第二年，將以特殊方式獻給聖神，和祂在基督門徒團體中聖化的臨在。我曾在「主及賦予生命者——聖神」通諭中寫過，「二千年結束時的禧年大慶：具有聖神學的特性，因為降生成人的奧跡是『藉聖神的德能』而完成的。降生成人是由聖神——與聖父聖子同性同體者——所『成就』，在三位一體天主的絕對奧秘中，祂是位格化了的愛，非受造的恩惠，在受造界中各種來自天主恩惠的永恆之源，即直接的本原，而且從某方面來說，在恩寵界，祂是天主自相共融的主體。降生成人的奧跡構成此一豐富的恩惠，天主性自身共融的顛峰」（註30）。

爲了準備新的千年，教會「除了因聖神之外，不可能用他種方式。因聖神的德能，「在時期圓滿」時所完成的，也只能藉聖神的德能，從教會的記憶中浮現出來」（註31）。

實際上，聖神使基督帶給人類的獨特啓示，在活躍並行動於個別靈魂內的情況下，臨在于每一時空的教會內：「護慰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派遣給你們的聖神，

祂必教訓你們一切，也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若四26）。

45. 因此，為準備禧年的首要工作，包括對聖神臨在與行動的重新敬重，祂在教會內，聖事中，特別在**堅振聖事**中行動，並為教會的益處，在不同的神恩中，啓發不同的角色與職務。「唯一的聖神，按照她的富裕和職務的需要，爲了教會的利益，分施祂不同的恩惠（格前一二1—11）。在這些恩惠中，首推宗徒恩寵。聖神甚而使那些獲得神恩的人，歸屬於宗徒權下（格前14）。同一聖神親自用其能力，並用各肢體的聯繫，使身體合一，激發信友們的愛德」（註32）。

在我們這一代也是如此，聖神是**新福傳的首要行動者**。因此，重新回歸聖神的懷抱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是祂在歷史的過程中建立天主之國，並準備它在耶穌基督內圓滿彰顯，同時激勵人心在日常生活中，復甦在末世完成救恩的種子。

46. 於此**末世論的觀點**上，信友們應被召復興對神學德行——**望德的敬重**，對此他們：「在福音真理的宣講中早已聽過了」（哥一5）。望德的基本態度，一方面鼓勵信友不失去那賦予生命意義與價值的終極目標，另一方面，爲使我們每天能夠按照天主的計劃，採取改變目前的時務，提供一個穩健和深遠的動機。

正如保祿宗徒提醒我們的：「我們知道，直到今日，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嘆息，同受產痛；不但是萬物，就是連我們這已蒙受聖神初果的，也在自己心中嘆息，等待著義子期望的實現，即我們肉身的救贖。因為我們得救，還是在於希望」（羅八22—24）。基督信友被邀，以更新對天主國終將來臨的希望，來準備第三個千年開始的大禧年，並在心中，在所屬基督徒團體內，在個別社區裡，以及在世界歷史之中，每日作準備。

對本世紀末期出現的希望徵兆，雖然時常隱藏在陰影之下，我們仍應做正確的評估和高雅的肯定。在一般社會之中，這些希望的徵兆包括：科學，科技以及特別為人類生命服務的醫學上的進步，對環保責任的更大的覺醒，努力恢復受侵犯的正義與和平；渴望和好與不同民族間的團結，特別是在南北兩個世界複雜關係之間。在教會內，藉接受神恩與平信徒的推動，更能注意聖神的聲音，更深入地獻身於基督徒合一的工作，並增進與其他宗教及現代文化交談的興趣。

47. 信友在第二年準備期的反省，應特別集中在教會內合一的價值，由聖神賦與教會的各種恩惠和神恩都指向此點。為此，這將是一個增進主要包括在梵二

大公會議教會憲章（*Lumen Gentium*）中，有關教會道理更深入了解的機會。這個重要文獻明確地強調，基督奧體的合一是在聖神的行動上，為宗徒的職務所擔保並為彼此間的互愛所支持（格前一三1—8）。此一信德要理的富足給天主子民的成員，帶來一個對自己責任更成熟的覺醒，同時對服從教會的重要性更具活潑的意識（註33）。

48. 瑪利亞，因聖神的德能孕育了降生成人的聖言，因此，在她一生之中，讓她自己為其內在的動力所引導，在這一年之中，她將為我們所瞻仰與取法，特別她是一位順從聖神聲音的婦女，靜默和謹慎的婦女，像亞巴郎一樣，「在絕望中仍懷希望」（羅四18）接受天主聖意，擁有希望的婦女。瑪利亞完美地表達了雅威貧弱者的渴望，並且為那些將自己全心託靠給天主許諾的人，樹立了一個輝煌的典範。

第三年：天主聖父

49. 一九九九年，準備期的第三和最後的一年，目標就要放在擴大信友們的

視野上，因此，他們將以基督的觀點來看事物：以「那在天上的父親」的觀點（瑪五45），「主由祂所派遣並又回到祂那裡去」（若一六28）。

「永生就是，認識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若一七3）。基督徒生活的全部，就像通往父家的盛大朝聖之旅，我們每天都能重新發現，祂對每一人類的無條件之愛；特別是對「浪子」（路一五11—32）。此一朝聖之旅發生在每人心中，伸展到信仰團體，以致整個人類。

因此，以基督本人為中心的禧年，就成爲一個讚頌聖父的盛大行動：「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祂在天上，在基督內，以各種屬神的祝福，祝福了我們，因爲祂在創世之前，在基督內已揀選了我們，爲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爲聖潔無瑕疵的」（弗一3—4）。

50. 於此第三年中，讓「走向天父」的意識鼓勵眾人，緊靠人類救主基督，走真心悔改的旅程。此事包括，「消極的一面」——脫罪，與「積極的一面」——擇善，即接受表現在自然律中，爲福音所肯定並加深的倫理價值。這是懺悔聖事在其最深的意義上，重新被重視和更嚴謹地實行的正確情況。被召悔改，是基督徒

之愛不可或缺條件，在今日的社會中顯得特別重要，因為人類存在的正確道德觀點之主要基礎，似乎早已蕩然無存。

因此，特別在這一年中，強調神學德行——愛德，想起若望一書中意味深長和座右銘式的語句：「天主是愛」（四 8，16）將是必要的。愛德，在它愛天主與愛近人的雙重實質中，總括了信友的倫理生活。它在天主內有其根源和目的。

51. 從這個觀點來看，如果我們回想起耶穌降來是為「向貧窮人宣講福音」（瑪一 5；路七 22），我們如何能在教會喜歡選擇窮人和被遺棄者上，不多加強調呢？的確，應該說，在像我們今天的世界，充斥許多衝突和無法容忍的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為準備並慶祝禧年，致力於正義與和平的獲得，是必要的條件。因此，以肋未書（二五 8—12）的精神，基督徒應該代表普世窮人，提高聲調，建議使禧年成為解決許多問題的大好時機，特別是嚴重威脅著許多國家前途的國際債務，既使不能全然豁免，至少也應大量地減輕。禧年也能提供反省我們這一代其他挑戰的機會，諸如不同文化之間交談的困難並與尊重女權相關的問

題和家庭與婚姻的提昇。

52 回想「基督，在揭示聖父及其聖愛的奧跡時，同時也向人類展示了人之爲人和人的崇高使命」（註34），於此第三年預備期中，應以特殊的方式說明以下兩項任務：面對俗化主義的挑戰；與各大宗教交談。

關於前者，適於將文化危機的廣泛課題提出討論，此種危機在西方特別明顯，從科技的觀點來看，西方是個高度發展的地區，但由於偏向忘記或遠離天主，其內在卻變得極度貧乏。此種文化危機應以愛的文化來反擊。愛的文化是建立在和平的普遍價值、團結、正義與自由上，它只有在基督內才能圓滿地完成。

53 另一方面，至於有關宗教意識範圍，特別從近十年來所發生的事件來看，公元兩千年前夕，將按照梵二大公會議在「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的文獻中，論教會與非基督宗教關係中特定的指南，爲宗教間的交談提供一個大好的機會。

於此交談中，猶太人和回教徒應佔有優先地位。希望能在各大一神宗教共同認定的地點，適當地並頗具意義地，舉行聯合會議。

因此，要小心尋求安排歷史性的會議，應在特具象徵重要性的地方舉行，例如伯利恆，耶路撒冷或西乃山，爲使猶太人與回教徒之間的交談順利進行，這些地點都具有很大的積極力量，並且也要在其他的方面，安排和世界各大宗教領袖一起舉行類似的會議。無論如何，應該經常小心，以免製造傷害性的誤解，避免混合主義和輕率與虛幻的和平主義的危險。

54. 在此一任務的廣大領域之中，至聖聖母瑪利亞，聖父特選之女，無論是在愛天主或愛人上，都以愛情完美之典範，展現在信友的眼前。正如她自己在謝主曲（Magnificat）中所說的，至高者在她身上行了大事，祂的名號是神聖的（路一49）。聖父選她從事救恩史上一項獨特使命：就是成爲人類長期期待的救主之母。童貞瑪利亞則以完全的開放回應了天主的召喚：「看，我是上主的婢女」（路一38）。她的母性任務，在納匝肋開始，在耶路撒冷十字架腳下達到頂點。它應一如向天主眾子女所發出的愛和催促的邀請，爲人所接受，好使他們一旦聽到慈母的心聲說：「祂無論吩咐你們作什麼，你們就作什麼」（若二5），即回歸天父的家鄉。

參·進入慶典

55. 在另一章中，將是大禧年實際慶典的內容，此項慶典將同時在聖地，羅馬及世界各地的地方教會，同時舉行。特別是於此階段，慶典的進行期間，目標是光榮天主聖三，世界與歷史中的萬事萬物的根源，並回歸到祂那裡去。此一奧跡乃是這三年直接準備的焦點：發自基督和藉著基督，在聖神內，歸向天父。如此，禧年慶典將整個教會和每位基督信友的生命和成就，以預期的方式，呈現在天主聖三的面前。

既然基督是到達天父的唯一道路，為凸顯祂的生活和祂的救恩臨在於教會和世界內，一個國際性的感恩祭典大會，將在這個大禧年的機會上，在羅馬舉行。公元兩千年將是熱烈的聖體年：兩千年前在聖母瑪利亞的胎中取得肉軀的救主，在聖體聖事中仍繼續，以天主性生命根原的身份，自獻給全人類。

此一神聖禧年的大公和普遍特質，應以全體基督信徒會議，適宜地發揚光大。此事頗具重大意義，所以，為避免錯誤觀念，會議應由代表充分參加並以機智細心籌劃，在不同宗派與傳承的基督徒之間，應維持友愛合作態度，並以感激的心

態，歡迎其他宗教代表們，他們以寬大的心情，希望體認所有基督門徒們共享的喜樂。

可以確定的是：要求每人盡力，使公元兩千年的絕大挑戰不被忽略，無疑地，上主定會加給教會和全體人類特別的恩寵。

V、「耶穌基督、直到永遠，常是一樣」

(希一三8)

56 教會已持續了兩千年。就像福音中的芥菜子，她長大了並且成爲一棵大樹，甚而她的枝葉能夠遮住全人類（瑪一三31—32）。梵二大公會議，在教會憲章中，考量到教會成員和所有的人民被邀參加歸屬天主子民問題時說：「所有的人都被邀參加天主子民的大公共同之體：無論天主教信友，或其他信仰基督的人，甚或因天主聖寵被召接受救恩之普世人類，在各種不同的方式之下，都隸屬或歸向此一教會」（註35）。教宗保祿六世，在「祂的教會」通諭中，說明了全人類都包括在天主的計劃之中，並強調有關救恩不同範圍的交談（註36）。

因此，福音中酵母的比喻更易明瞭（瑪一三33）：基督，就像天主性的酵母，有增無減地，直到完全滲透人類生命爲止，祂親自在逾越奧跡中完成此一救贖的工程。祂也親自將全人類過去的一切歷史，直追溯到亞當，都包括在祂救恩的權下（註37）。未來的事也都歸屬於祂：「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

一樣」(希一三8)。此外，教會本身，「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在護慰者聖神的引導之下，繼續基督的工作。而祂降來人世，是為真理作証，是為拯救人，而不是為審判人；是為服侍人，而不是為受人服侍」(註38)。

57. 因此，教會的使命，自從宗徒的時代開始，在全人類的大家庭中，就從未間斷過。首先，第一件福傳工作，發生在地中海一帶。在第一個千年內展開的福傳工作，由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開始，並將基督教義帶到整個歐洲大陸。同時，他們又將它帶進亞洲的心臟地帶，直到印度和中國。在十五世紀末業，發現美洲並在該新大陸——南北美展開福傳。就在非洲的下撒哈拉海岸歡迎基督之光的同时，聖方濟薩威，傳教區主保，到達了日本。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一位平信徒，金安德烈，將基督信仰帶到了韓國。就在同一個時期，福音傳播到中南半島，也傳到了澳洲和太平洋的諸島嶼。

十九世紀在非洲人民，也見証了廣大的福傳行動。這一切努力所產生的成果都延續到了今天。梵二大公會議在教會傳教工作法令中，對此事也作了報告。大公會議後，傳教工作的問題又在「救主的使命」通諭中，從我們這一世紀最後幾

年的傳教問題的觀點下，加以討論。將來也是一樣，教會應該繼續是傳教者：的確，傳教的特性乃是她的本質。在歐洲反基督教義的重大體系，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先後凋零之時，我們急須把福音的解放信息重新帶給歐洲的男女（註39）。此外，正如「救主的使命」通諭所肯定的，現代的世界反映了，當時聖保祿在雅典的阿勒約帕哥的講道（註40）。今天我們有許多不同的「阿勒約帕哥」，就是現代文明與文化，政治與經濟的廣大體系。西方越與基督信仰之根分離，越是成爲傳教區域，形成許多不同形式的「阿勒約帕哥」。

58. 世界與教會的未來是屬於年青的一代，就是在那些本世紀出生，而在下個世紀，新的千年的第一個世紀，達到成熟的階段的人。基督在年青人身上有著很大的期許，就像對那位問祂「爲得永生，我該行什麼『善』？」（瑪一九16）的年輕人一樣。我曾在最近的「真理的光輝」通諭中，提到了耶穌對那年青年人所做的引人注意的回答，就像我早在一九八五年，給世界青年的宗座文告中所做的一樣。年青人，無論你們處境如何，身在何方，都不要停止向基督提出問題：他們與祂相遇，繼續尋找祂，爲要更進一步地詢問祂。如果他們成功地追隨祂所指示

的道路，他們將高興於自己的貢獻，使基督臨在於下一世紀，和未來的世紀，並直到世末：「耶穌、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

59. 在結語中，讓我們回想一下「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中的一席話：「教會深信爲人死而復活的基督，能藉聖神供給人類光明和力量，好能回應他那崇高的使命。普天之下，沒有賜下別的名字，能使人賴以得救。同樣，教會相信主及導師基督是全人類歷史之關鍵、焦點和目標。教會也肯定，以昨天，今在，永遠都在的基督爲最後基礎的許多不變事實，潛藏於千變萬化之中。因此，在這無形天主的肖像、萬物長子基督的光照之下，爲了闡述人的奧密，大公會議希望向所有的人說話，並合作找出解決現代重要問題的方案。」（註41）

當我邀請信友，爲獲得準備和慶祝即將來臨的禧年必要的光明與助佑，而向天主熱誠祈禱時，我勸勉同在主教職內的可敬弟兄和委託給他們的教會團體，要向聖神的推動敞開胸懷。祂一定會點燃人們的熱火，並帶領人們以復興的信德和慷慨的參與來慶祝此一大禧之年。

我將整個教會的責任，託付給救主之母聖母瑪利亞，慈母的代禱。作爲完美

仁愛慈母的她，將是導引眾信友邁向第三個千年盛大禧年之星，它以安穩的腳步引導信友走向上主。願兩千年前將降生的聖言帶到世界上來的，納匝肋的謙虛少女，將新的千年男女導向祂，即「那普照每人的真光」（若一9）。
以這種心情，我給你們頒賜我的祝福。

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任教宗職第十七年，發自梵蒂岡。

若望保祿二世

附註

- (註 1) 參閱聖伯納德：In laudibus Virginis Mariae 講道詞 V 8
- (註 2) 教會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22。
- (註 3) 同上。
- (註 4) 參閱 Ant. Iud. 20-200，與最引人注目和最受爭議的一頁 18... 63-64
- (註 5) Annales 15:44 / 3。
- (註 6) Vita Claudii 25 / 4。
- (註 7) Epist. 10:96。
- (註 8) 參閱啓示獻章 15。
- (註 9) 人類救主通諭。
- (註 10) 參閱主及賦與生命者——聖神通諭 49H。
- (註 11) 參閱你們到世界上去 宗座文告。
- (註 12) 參閱百週年通諭 12。

- (註 13) 參閱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47-52。
- (註 14) 教會憲章。
- (註 15) 參閱和好與懺悔勸諭。
- (註 16) 教會憲章 8。
- (註 17) 大公主義法令 3。
- (註 18) 同上。
- (註 19) 信仰自由宣言。
- (註 20) 教會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19。
- (註 21) Tertulian Apot. 50-13。
- (註 22) 參閱 AASS6(1964)・906。
- (註 23) 參閱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 2。
- (註 24) 啓示獻章 23。
- (註 25) 同上。

- (註 26) 天主教要理 NO1271。
- (註 27) Apostolic Constitutions Fides Depositum (11Oct 1992)
- (註 28) 教會憲章 62。
- (註 29) 同上。
- (註 30) 主及賦與生命者—聖神通諭 50。
- (註 31) 同上。
- (註 32) 教會憲章 7。
- (註 33) 參閱同上 37。
- (註 34) 教會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22。
- (註 35) 教會憲章 13
- (註 36) 祂的教會通諭。
- (註 37) 同上。
- (註 38) 教會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3。

- (註39) 參閱 Declarations of the Special Assembly for
Europe of Synod of Bishops NO3。
- (註40) 參閱教主的使命通諭37。
- (註41) 教會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0。

「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宗座文告

准印者：台北總主教 狄剛

編譯者：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

發行人：王 愈 榮

出版者：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

台北市105光復南路32巷34號

電話：(〇二)五七八二三五五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一七〇號三樓之三

電話：(〇二)三六七—三六二七

定價：新臺幣肆拾伍元整

郵政劃撥：〇〇一六七六一—六號

戶名：中國主教團秘書處

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業字第〇八六三號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三版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